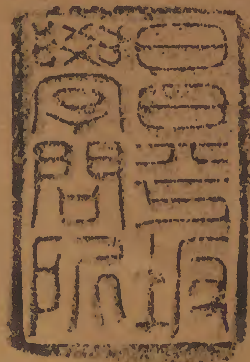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七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函號
一四二冊	三架	九	函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	函號
九	函	九	函號	九

理學全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15)
函號	299 4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語類輯畧卷之七

淺草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叅校

總訓門人

其無名氏者亦彙集于此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日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

先言類
工言
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畧些數句發動，自然曉得。今諸公盡不曾曉得，縱某多言何益？無他，只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十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

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荅李翊柳子厚荅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嘆息以爲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會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衍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

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已體察著已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卻有用處若是好叢林得一个好長老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此心安得似他是此心元不曾有所用逐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颺掉放

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閑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有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稟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這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得不得又掉了

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只是公等不曾通得這箇門路。每日只是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頭處。都不濟事。又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諸公來聽說話。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便去下工夫始得。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爲此。又欲爲彼。如夜來

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卻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空多了。少間卻不把捉得一項周全。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

四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如坐定一箇地頭而他支腳也須分布擺陣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而今都只是悠悠礙定這一路畧畧拂過今日走來挨一挨又退去明日亦是如此都不曾抓着那痒處何況更望着痛處所以五年十年只是恁地全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碁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

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心不在。不曾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窗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

着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踏着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濶。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着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閒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着他原

先子詩類 卷之七
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
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着。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
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陳。廝。殺。搥。着。鼓。
只。是。向。前。去。有。歎。無。二。莫。更。回。頭。始。得。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
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
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
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
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
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

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卻全悠悠。
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
可謂倒置。諸公切宜勉之。

某於相法。卻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須是做得那苦硬底事。
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為學。何貴之有。而今朋友遠處來。
者。或有意於為學。眼前朋友大率只是據見定了。更不。
求進步。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
細底。也不見有。或曰。今之朋友。大率多為作時文。妨了。
工夫。曰。也不曾見做得好底時文。只是剽切亂道之文。
而已。若要真箇做時文底。也須深資廣取。以自輔益。以。

之爲時文莫更好。只是讀得那亂道底時文。求合那亂道底試官。爲苟簡。蔑裂底工夫。他亦不曾子細讀那好底時文。和時文也有時不子細讀得。某記少年應舉時。嘗下視那試官。說他如何曉得我底意思。今人盡要去求合試官。越做得那物事。低了。嘗見已前相識間作賦者。甚麼樣讀書。無書不讀。而今只念那亂道底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出他見得底。只是如此。遂互相做做。專爲苟簡。滅裂底工夫。歎息久之。

呂父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

斷。

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枯今之學者。卻不如他。

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爲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看玩。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或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游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與人說話。

便是難。某只是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安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文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卻要做甚。若是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卻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或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云須是從裏面做出來。方得他外面如此。曰公讀書便是多有此病。這裏面又那得箇裏面做出來。底說話來。只是居處時使用恭。執事使用敬。與人時使用忠。隨時隨事。處處體驗。不過只是如

此說。大凡看書。須只就他本文看教。直截切忌如此支離蔓衍。拖脚拖尾。不濟得事。聖賢說話。那一句不直截。如利刃削成相似。雖以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若如公說。一句更用數十字去包他。則聖賢何不逐句上。更添幾字。教他分曉。只看濂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無他。所以看得如此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如今說得如此支蔓。都

不成箇物事其病只在心念不整肅上。

讀書之法。只要落窠槽。今公們讀書。盡不曾落得那窠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說差去。如初間大水瀰漫。少間水既退。盡落低窪處。方是入窠槽。今盡是泛泛說。從別處去。某常以爲書不難讀。只要人緊貼就聖人言語上。平心看他文義自見。今都是硬差排。思其所不當。思疑其所不當。疑辨其所不當。辨盡是枉了。濟得甚事。某嘗說文字不難看。只是讀者心自曉崎了。看不出。若大著意思。反復熟看。那正當道理。自湧出來。不要將那小意思。智私見識去問亂他。如此無緣。看得出如千軍萬馬。

從這一條大路去。行伍紀律自是不亂。若撥數千人。從一小路去。空攪亂了。正當底行陣。無益於事。又曰。看書且要依文看得大槩意思了。卻去攷究細碎處。如今未曾看得正當底道理。出便落草了。墮在一隅一角上。心都不活動。這箇是轉水車相似。只撥轉機關子。他自是轉連。那上面磨子篩羅一齊都轉。自不費力。而今一齊說得枯燥。無些子滋味。便更看二十年也。只不濟事。須教他心裏活動。轉得若著在那角落頭處。而今諸公看文字。如一箇船。閣在淺水上。轉動未得。無那活水。泛將去。更將外面事物。搭載放上面。越見動不得。都是在用。

了心力在費日子。天下道理更有幾多。若只如此看幾時了得。某而今一自與諸公們說不辨。只覺得都無意思。所願諸公寬著意思。且看正當道理。教他活動。有長進處。方有所益。如一條死蛇。弄教他活。而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思。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感密。下梢卻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

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
 有人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或又以離遠師席不見解注為說。曰。且如某之讀書。那曾得師友專守在裏。初又曷嘗有許多文字也。只自着力耳。或曰。先生高明。某何敢望。曰。如此則全未知自責。堯舜與人同耳。曷嘗有異。某嘗謂此皆是自恕之語。最為病痛。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卻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

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乃是文義之事實。夫子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

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為諸公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卻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

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固宜為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疎。無物事承當。伯恭底



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趯著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等又只就下面裏會事。眼前雖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中間事物。轉關處。都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卻棄置事物為陳迹。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又卻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肯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方。理會得。遂舉

朱子語類 卷之七 五言堂

伊川說曾子易簣。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卻可做小小底。要做大卻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

先生問浙間事。某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悌忠信而已。曰。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爲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以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

於不得已而爲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辨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爲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辨說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爲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功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腳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

某見今之學者皆似箇無所作爲無圖底人相似人之爲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自家有箇光明寶藏被人奪去尋求趕捉必要取得始得今學者只是悠悠地無所用心所以兩年三年五年七年相別及再相見只是如此個

謂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終不濟事今朋友着力理會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會得零碎不見得周匝若如諸公悠悠是要如何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忽然歿着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了賀孫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去自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

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
 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
 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
 得善別還得他做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
 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
 子雷意思賀孫

有一等朋友始初甚銳意漸漸疎散終至於忘了如此是
 當○初○不○立○界○分○做○去士毅
 讀語錄玩了卻不如乍見者勇於得此是病
 今之學者只有兩般不是虛空高妙便是庸淺外馳

先生見學者解說之際或似張大卽語之曰說道理不要
 大驚小怪過

先生嘗語在坐者云學者常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
 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賀孫

留丞相以書問詩集傳數處先生以書示學者曰他官做
 到這地位又年齒之高如此雖在貶所亦不曾閑度日
 公等豈可不惜寸陰友仁

或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是逐物而求
 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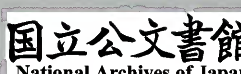
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卻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卻是誰去窮得。近世有人爲學。專要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卻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書不曾讀。不見義理。乘虛接。渺指摘一二句來問人。又有漲開其說來問。又有牽甲證乙來問。皆是

不曾有志。朴實頭讀書。若是有志。朴實頭讀書。真箇逐些理會。將去所疑。直是疑。亦有可答。不然。彼已無益。只是一場閑說話。爾濟得甚事。且如讀此一般書。只就此一般書上。窮究册子外一箇字。且莫兜攬來炒。將來理明。卻將已曉得者去解得未曉者。如今學者。將未能解說者。卻去叅解說不得者。鵲突好笑。悠悠歲月。只若人耳。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旣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卻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爲學多岐。今來似覺簡畧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

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楊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卻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乎夫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功他日自然簡易去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做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饑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卻自是裏面事如何卻喚做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訛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



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看二十五條曰：此正與前段相反。卻有上截無下截。天資高底固有能不為富貴所累。然下此者亦必思所以處之。貧而樂者固勝如無諂，富而好禮者固勝如無驕。若未能無諂無驕，底亦須且於此做工夫。頃見一文集云：有一人天資善奕極高，遂入京見國手，國手與之下。但云可隨我諸處看我與人奕如此者，半年遂遣之。其

人曰：某隨逐許時，未蒙教得有所長。國手曰：汝基本高，但未曾識低著，却恐與人下時錯了。我帶你去半年，只是欲汝識低著耳。因論碁，又曰：默堂集中亦載一說，有兩箇對奕，力爭一段甚危。其人忽舍所爭，卻別於閑處下一著，眾所不曉。既畢，或問之曰：所爭處已自定，此一著亦有利害，不可不急去。先下一著，然對者固未必曉。問者曰：既見得其人，未必曉，又何用急去？下曰：在彼雖可忽在我者，不可不盡耳。天下事皆當如此，不獨奕也。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須着讀始。

得。又。不。是。大。段。費。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爲。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若。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污。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曰。如。今。人。也。須。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要。苟。簡。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還。只。教。恁。地。便。是。了。閑。時。也。須。思。量。著。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還。是。有。兩。般。天。地。交。付。許。多。與。人。不。獨。厚。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面。袞。還。曾。見。四。端。頭。面。還。不。曾。見。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說。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公。今。如。只。管。去。喫。魚。鹹。不。知。有。芻。豢。之。美。若。去。喫。芻。豢。自。然。見。魚。鹹。是。不。好。喫。物。事。又。云。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

先言類
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說意思且去做好讀聖賢之書熟讀自見如孟子說亦有仁義而已這也不待注解如何孟子須教人舍利而就義如今人如何只去義而趣利。

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大率爲善須自有立今欲爲善之人不可謂少言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因說而今人須是它曉得方可與他說話有般人說與眼

前事尚不曉如何要他曉得千百年英雄心事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卻要閑說歎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叅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



先二言類
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又舉徐處仁知
北京日蚤辰會僚屬治事訖復穿秉會坐設廳上徐多
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往行
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者瞌睡
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話公卻瞌睡豈以某言爲
不足聽耶未論某是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
安得如此叫客將撥取秦兵曹坐椅子去
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公常常縮着一
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行登臺見草盛命數
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拔去耘得
甚不多其它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
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
此一人以爲鈍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
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
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卻只
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着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
初欲速苟簡致得費力如此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
法

論諸儒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答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大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脉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為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

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佞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



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白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

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卻是利害大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

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迹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着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着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卻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爲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

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間。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爲姦。爲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祇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爲戒。便藏頭不說。某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爲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爲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爲躡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

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識入來。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荆公叅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旣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遂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

退碎其硯下之藁以爲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卻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

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卽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



朱子語類 卷之七
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着

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剎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卻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粗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文爲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着鶻突底禪。群凝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其好處否。又卻云。不曾。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

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舜功云。陸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巳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

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燦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

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蒼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卻不說義襲而

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他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槩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

朱子語類
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旦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卻不教人恁地理會卻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粗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

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欽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荅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

朱子語類 卷之六十一
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遭。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柏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

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

朱子語類 卷之七
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刪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刪定還替得公麼。陸刪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悻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因問陸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卻是不及。若使過底。拘轉來。卻好不及底。趨向上去。卻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

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說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說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

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麼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去成

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卻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卻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糊胡同流合汗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

朱子言類 卷之八 正言
接事物之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

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卽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卻有些似他。如嶽麓書記。記卻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卻不如此。子靜卻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卻平直恁地說。卻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糊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

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顏子曾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於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

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卻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卻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裏。他既

朱子語類 卷之七
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如。今。人。卻。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
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腳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守。必不起健羨。若是自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

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脫灑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是他行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

他闢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
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拘不轉了又不
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
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
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
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

楊敬仲言天下無製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
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

諸子 老釋附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

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克廣其四端此孟子之
體用也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
不便便不肯做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
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
多說話人何如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
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叅
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

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邵子卻有規矩。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

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能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注解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道家有老莊書。卻不知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卻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卻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做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做其所爲。遂尊老子爲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歿。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

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灰稿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斷之矣。

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卻自足以斷之矣。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問只有二十四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

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

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遽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

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博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
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
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
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
而不自覺矣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
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
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
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
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

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
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
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
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
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
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埋反出
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
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聞聞在天地間後來佛氏
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

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卻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滿身着衣。卻道不曾掛着一條絲。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卻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旣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已有。歿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卻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卻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

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他求。則亦別無門路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

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着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着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卻如此。終於無成。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為有理路。落窠臼。有礙

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
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
如此說時。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
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
他自動。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
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
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
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

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
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
意。心只是該得道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
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
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
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
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
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
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
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倘問禪家又有以

朱子語類 卷之七 聖賢 正言堂

揚着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糲爾。

釋氏棄了道心。卻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

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叅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卻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卻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

都間斷相接不着。個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
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
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
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
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
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
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
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
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

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
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
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睥面盎背
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
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
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卻云。彥冲修行。卻不會禪。寶學會
禪。卻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
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
數人。可嘆可嘆。先王之道。不明。卻令異端橫出。豎立。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魄氣。火風如云魂氣。又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其疾暴。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他說是人生有一

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成。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成。此箇物事卻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卻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成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

原裏面發出來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北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鵝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未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

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弦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將知覺運動做奇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

有奇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卻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

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疎畧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入得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卻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釋氏之教入於中國非特人爲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旣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